

明珠在河畔

张玉海

郑州依傍黄河，黄河游览区是一颗黄河玉带上的明珠，时空光影中，缓缓绽放愈加璀璨的光华。

第一次去黄河游览区是小学班主任带我们春游，当时还不叫黄河游览区，叫黄河提灌站。临着滔滔不息的黄河母亲，岸边一片开阔地后是一座小山。依山是十几排粗大的白铁管子，四周种了不少树木花草。这些大管子日夜抽取黄河水，通过管道流入西流渠，再经过几道工序成为城市人们的食用水。

对于我们这些天天到教室两点一线的孩子来说，提灌站很好玩。提灌站河边有卖泥人、草帽、汽水、豆腐串的小贩。大家转来转去，好不热闹。

我高中时迷恋一个酷似林青霞的姑娘儿，初尝为情所困的滋味。有一次同学们自己组织去黄河游览区春游。很多同学骑单车，我俩不会骑，结伴坐长途汽车去。返城时由于长途汽车一直等乘客，好长时间才发车。看着窗外的风景一点点倒退，抓着车窗扶手的手不自觉地滑在了一起，两个人害羞地相视一笑，迅速分开了……

1997香港回归之年，香港义工组织开展“苗圃行动——行经上北京”活动。此活动通过在香港市民中为希望工程募集善款2000万元，来表达对祖国母亲热爱的赤子之情。为弘扬活动的时代意义，当地组织50名徒步爱好者组团徒步从香港出发，于6月22日上午10点到达北京天安门广场。途经粤、湘、鄂、豫、冀五省。

在郑期间香港同胞强烈要求拜祭黄河母亲。黄河母亲像前，同胞们面对奔流的大河，难抑激动心情，纷纷在岸边拍照留影。他们把玻璃瓶灌满黄河水，用小木盒盛上一杯中原故土，仰天高歌，留下幸福的热烈。

上世纪80年代末，省里把提灌站南面广大的山地，开发成类似上海《锦绣中华》样的微缩地理文化景区，名为“黄河大观”。但项目因资金等问题，多年来一直建建停停。

1999年初秋，由于工作需要，驱车前往黄河游览区。“黄河大观”已有些规模，蒙古大草原还是一片种了小树的草地，壶口瀑布挖得还算壮观，但弯曲的河道里没有一滴水……我们的目的地是到鹳雀楼看场地。几天后，我们在楼上组织的全市青年中秋赏月晚会圆满成功。

历经四十年开发建设，景区更名为黄河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景区历史古迹丰富，文化遗产深厚，雄浑壮美的大河风光，源远流长的黄河文化，形成融观光旅游、休闲度假、科普教育、寻根祭祖、弘扬华夏文明为一体的大型风景名胜区，是“中华民族之魂”——黄河之旅的龙头景区。

景区分布着“炎黄二帝巨塑”“哺育像”“大禹”“万里黄河第一桥”“毛主席视察黄河处”等四十余处景点。其中炎黄二帝巨型塑像采用中国传统雕塑艺术和建筑艺术相结合的手法进行建造，高106米，是世界最高的雕塑之一。许多海内外游客慕名前来瞻仰炎黄二帝巨型塑像，这里已成为全球华人和国际友人寻根祭祖、观光旅游的圣地。

曾经留下中秋夜欢声笑语美好记忆的黄河大观，由于经营不善，多年前改为了“思念·果岭山水”。春天里，我下楼到湖边草地铺了报纸，躺在柳树下看书。周围空旷宁静，湖水波澜不惊，柳丝垂拂面颊，小草撩动年华，天空翠鸟低鸣，大地云淡风轻……万马奔腾的大时代与充满温情的小生活，就这样水乳交融在一起。

康梅文认得很快，每当母亲凝神沉思或叹气的时候，他问：母亲，你是有什么难处吗？母亲叹一声说：有。

他说：那怎样才能让你不愁呢？母亲说：你能多识些字，我就不愁了。

他就地上一个地地把字摆出来，大声地把那些字念出来：天、地、人、手、口、大、小、上、下、左、右……

母亲听了，很难得地笑了。

正是那天上午发生的事情，使他的童年生活出现了转机。

邻家院落，有家私塾，他常常听见有孩子在那里读书。“人之初”，就是他那里听来的。那天上午，他偷偷溜出了院子。他很想看看那个地方，那读书声不知怎的，很有诱惑力。

可是，他刚溜出院子，就看见了三只大狗。一只黄的，一只黑的，一只灰的。那狗半人高，就在离他两丈开外多远的地方卧着。他刚一跑出来，那狗忽一下就站了起来，一只只凶巴巴的，两眼眨着荧荧的绿光，就那瞪瞪地盯

品人忆事

深山里的那棵老树

王刚

权威专家，听到他如此称赞原非的作品，让我这个尚未领略到文学真谛的文学新人不由对原非刮目相看。

其实，自上世纪80年代起，原非就在很多国内权威的文学刊物上，相继发表了《雾气消散的日子》《掉裤子韩宝儿》《洛水流》《明天，七爷回家》《老树》《久远的茶庵》等很多有影响的作品，出版了长篇小说《野唱》，还有作品差点被拍成电影。但是，不事张扬的原非，并没有因此借风起浪甚至至是朽木雕花，他不会也不屑于宣传和炒作，而只是像他以前在巩义老家的那个乡村，每日里面朝日头背朝天劳作那样，伏在书桌前默默地耕耘着。

在原非的内心，总觉得自己最大的能耐还是庄稼活，十之八九都能拿得起放得下，写小说倒是半路出家，没有童子功，根底不足。但是话说回来，真正写出好小说的人，哪个不是半路出家，有几个是学校毕业后不经历生活的磨难和社会的闯荡，从而丰富自己的阅历，就能够成为一个把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思想情感付诸文字的有分量的作家的？原非的话不过是自谦而已！

担任郑州市作协主席后，原非开始着重发现和培养文学的新生力量，当他在杂志上看到申剑、傅爱毛等本地作家

发表的作品后，往往比自己的作品发表了还高兴，会逢人便说：咱们郑州又出人才了，新密又出人才了……张扬得几乎想让全世界都知道，和他对自己作品的不事张扬大相径庭。

虽然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但原非却是一个开明的人，他并不主张作家独自待在书斋长期闭关创作，而是常常强调文学交流探讨的重要性。于是乎，他的住宅便成了文友们每隔一段日子便要前去探讨文学创作的宝地。原非是热情好客之人，想到他那儿吃饺子了，打个电话，他便会一大早去买了上好的澳大利亚羊肉制成馅，把饺子包好候客。

大家边吃边聊，原非会无私地向大家道出他对文学的见解，向大家推荐近期看到的作家作品，对于那些他特别推崇的作品，还会多买上几部赠送给大家。有此经年累月的熏陶和感染，我自觉受益匪浅，对文学的认识比之以往不知深刻了多少！

虽然原非早已摆脱了农民的身份，成为一名作家，但是在原非的骨子里，他永远是一个农民，城市的生活似乎一直没有习惯和适应，每年的很多时间都要住在山里，在大山里从事创作。去年，就在新密的尖山，他

潜心创作出一部大气磅礴的长篇小说《天堂谣》。原非说写小说是需要精神在撒野的，而自己的精神自小几乎是被圈养，然而即使这样，也要爬到墙头上向外看看。

一直以来，不喜欢也不习惯城市钢铁水泥丛林的原非，其实最喜欢的是树，他不仅创作了中篇小说《老树》，更爱的是深山老林里的古树。数日前，宋云龙、陆静等文友和原非一起到郟县三苏园拜谒苏洵、苏轼、苏辙，途中听当地村民讲附近花槐树口村有一古树时，原非立即兴致盎然，特意叮嘱一定要绕路去看一看那棵古树。

古树立于山脚之下，已然千年有余，千须数人环抱，树皮斑驳，色褐如铁，冠似华盖，虽有枝桠断裂须立杖支撑，依然枝繁叶茂、生机勃勃。古树下的原非远观之、近观之、抚摸之，不时啧啧称赞，喃喃说：古树有灵啊！我立在一旁，看着一头鹤发、拄着拐杖的原非，看着山脚下立柱支撑、独然傲立的千年古树，突然想，原非不就像这棵深藏在大山里的千年古树吗，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熙熙攘攘嘈嘈杂杂，他却身藏深山林心静如水，一直活得那么干净透彻。



高山访友图(国画) 柴清玉

百姓记事

爱管闲事的父亲

邵远庆

我时常暗自埋怨父亲，你自出生便开始跟泥土打交道，就该老老实实坚守你的农民本分，干吗去管那么多闲事？农村有句老话叫“管闲事，落不是”。因为爱管闲事，父亲可没少得罪人。

父亲年轻时，曾在农场食堂当厨师。父亲最擅长蒸馒头。父亲出品的馒头，白，喧，口感好。乡间的红白喜事，总离不开父亲，可是，忙活两三天，累得腰酸背疼，却只有两包劣质烟或一条比纱窗还稀的毛巾作报酬。我最不理解的是，父亲每次给人家蒸馍时，从不许我靠近。有一次，我远远地望着父亲身边刚出笼的白山一样的馒头，馋得直流口水。主家主动把我召唤过去，拿起一个馒头给我吃。接馒头之前，我偷偷瞄了父亲一眼，发现他正沉着脸，用无比厌恶的眼神蔑视我。

村里有兄弟俩闹矛盾，在大街上骂架，父亲刚好从此路过，见上前拉住我父亲，说：咱们都是老邻居，你来评评理，他作为弟弟，该不该骂我老娘？我父亲说不该。兄又问，你说，俺俩究竟是不是一个娘？我父亲说，你俩是不是一个娘，我不知道，但你俩肯定是一个爹，不然咋会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兄弟俩愣了片刻，也不争吵了，直接把矛头对准我父亲。

邻家有个白事，请我父亲去给他家蒸馒头。临下葬时，兄弟俩争吵起来，也拉我父亲给他们评理。起因是，他们的娘属于后来改嫁到我们村的，嫁过来时，还带了个大儿子，紧接着又生个小儿子。如今他爹不在了，问题就出来了，兄弟俩针对摔老盆的争执不休。小儿子非说自己是“正宗”的，这个老盆必须由他去摔；大儿子说自古以来，摔老盆都是家中老大的分内事。意见不合，兄弟俩撸起袖子，准备通过武力争取结果。我父亲一听，当即吩咐管事的，再去买个老盆，让他俩一人摔一个，不就和气解决了吗？一圈人哄堂大笑。就为这事，那俩年轻人很久没理睬我父亲。

我百思不得其解，父亲一没职二没权，不图名不图利，跟别人站在一起，还不一定有别人的肩膀高，咋会养成爱管闲事的坏毛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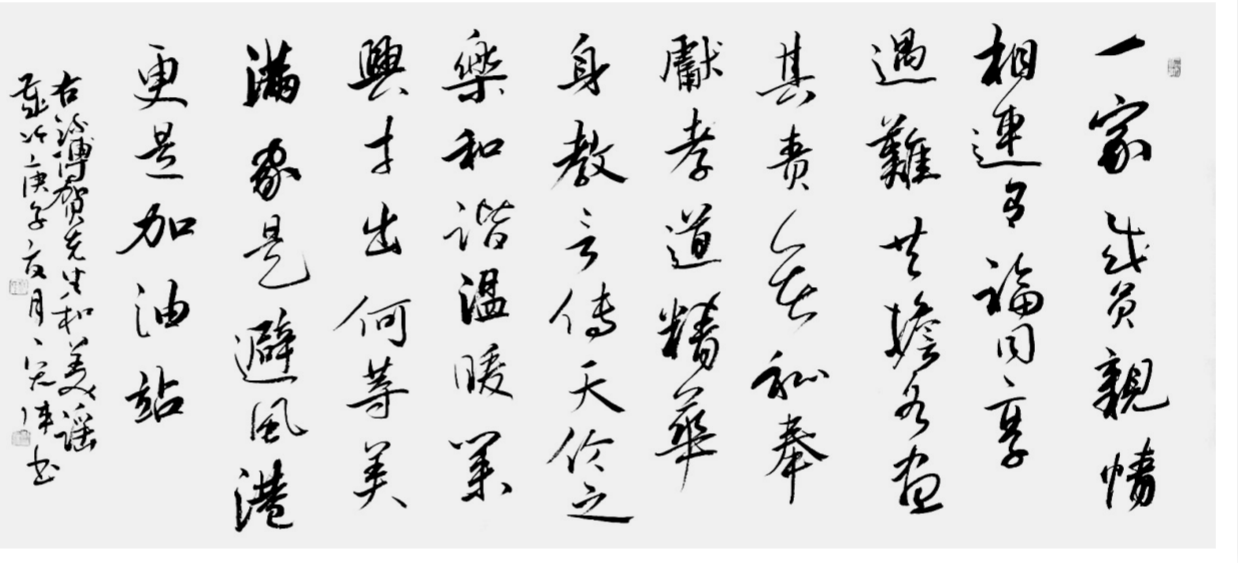
不管咋说，父亲掏了一辈子苦力倒是真的。在他的辛勤耕耘下，我家几十亩庄稼，无论长势与收成，皆可与旁人家相媲美。都说父亲的病是累出来的，所谓的积劳成疾。75岁那年，父亲突然病倒，没多久便去世了。

出乎我意料的是，父亲在患病和治丧期间，几乎半个村庄的人，都来探视和吊唁，包括父亲曾得罪过的那两对兄弟。那些天我们家门庭若市，比村里的小卖部还热闹。他们对父亲的评价，只简单到三个字：好人吗！

家庭和美德

傅贺诗 蔡宏伟书

一家成员，亲情相连。有福同享，遇难共担。各尽其责，无私奉献。孝道精华，身教言传。天伦之乐，和谐温暖。兴业才出，何等美满。家是避风港，更是加油站。



知味

黄瓜菜

张富国

了油，与二米饭同嚼，趣味萌生，下饭明显顺滑多了。私下，我和哥哥称之为“穿三丁”，但怎么吃也不腻。关键是，母亲总有奖励：好好吃，下次做黄瓜须肉——炒黄瓜、配木耳、洋葱之类的杂菜，收伴两片肥肉片而已。一年中的“下次”不多，但花样不少：炒鸡肉多配瓜菜，炒河虾使他去皮掏瓢的瓜肉，炒馍少不了瓜丝，做汤撒上透明的瓜片。早餐的稀饭碗边，总会放上蓝边白瓷碟，碟里是黄酱，黄酱边的大盘子，还有码得齐整的瓜条。

据说清宫有道炒黄瓜酱的佳肴，更昂贵。洗净嫩黄瓜，切成小丁，拌盐杀水，沥干备用。瘦肉切丁，旺火煸炒，入葱末、黄酱，续炒两分钟，酱味入肉，放黄瓜丁、绍酒、酱油略

炒、勾芡，淋麻油，翻炒即成。老道的技法里，才有肉香瓜脆。泡腌黄瓜皮，也是老味：洗净的黄瓜，切成两寸左右的长段，杀盐后，小刀把瓜皮和瓜肉旋到带籽的瓜心，弃籽。放到酸菜余汁里，加入几瓣蒜、两条干红辣椒、盐和味精，两三天后，即可上桌。此味鲜或酸脆，微带蒜香，椒辣，是餐前开胃的佳品。

“庄架梁篱偏有荔，农家风景绘真情”，味里有大道，这可是清宫大帝乾隆眼里的景致！菜圃围着几架黄瓜，青藤缠绕，水灵灵的顶花带刺黄瓜，坚硬瓜秧就要断了。菜农巡于瓜架周遭，审视一番，掐掉疯长的绿叶，有个头儿的黄瓜，摘了，码放在垫了青草的荆条篮里。清新的黄瓜，纯朴的田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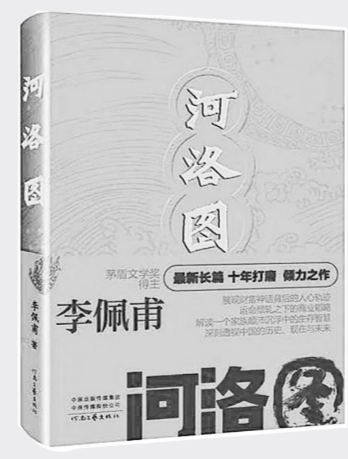
风味，幸福感历历在目。南宋诗人陆游说：“园丁傍架摘黄瓜，村女沿篱采碧花。城市尚余三伏热，秋光先到野人家”，城乡共续的和美，该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

“黄瓜初见比人参，小小如簪值数金”，其实，有古人认为，吃黄瓜是暴殄天物。古代的初春，北方尚冷，唐代诗人王建说，作为皇家风物，“内园分得温汤水，二月中旬已进瓜”，温室种植，黄瓜十分稀少。个头小，要费“万钱”，价格不菲，只有皇帝、贵族才能享用；大户人家，“凡宴贵宾，用以示珍也”，只是偶尔尝鲜，炫耀一下罢了。

“夏至熟黄瓜，秋来酿白酒”，这份清新，弥足珍贵！有人想用黄瓜酿啤酒，永远封存于酒瓶里。我从未目睹黄瓜酿酒，倒是见过喝啤酒放黄瓜片的，以防倒酒起沫；白酒放几片黄瓜片，是调酒的冲味，闻上去清香，喝起来爽口，在昏昏欲睡中寻求片刻的放松而已。

我想，要在心灵深处安放清新，就研读“北宋五子”邵雍的那首《爽口吟》：“爽口之物少茹，爽心之行少虑，爽意之言少语，爽身之事少做”，多多提升自己的修为吧！

连载



老蔡说：木雕还要吗？周亭兰说：要。老蔡说：还是青龙盘？周亭兰说：青龙盘。

老蔡说：你放心，我得比师傅修得好。周亭兰说：活要好。钱不用操心。

老蔡说：钱是你的事。活儿是我的事。

周亭兰说：我信你。蔡师傅，捎带着把上房屋也修了。那屋的房脊漏雨了。

这时候，二房奶奶跑出来：兰哪，厢房的门也给修了吧，还有窗户。

周亭兰恭恭敬敬地说：好。三房奶奶说：兰，我屋的床也该换了，打一樁木的吧？周亭兰说：好。

四房的奶奶说：我屋里的柜子该漆了。

二房奶奶说：你看那门，破成家修门楼，他亲自来了，指挥着徒弟们干活。他对这家的女主人十分恭敬，人家男人虽然不在了，可毕竟是做过“进士”的。他说：少奶奶，不瞒你说，这门楼是当年我师傅修的。基座还用青石吗？周亭兰说：青石。

三奶奶说：可不，嘴一份儿，手一份儿。

四奶奶阴阳地说：那是。私房不都捐出来了吗？——虽然当初谁都不承认有“私房”钱。可现在日子好过了，家里有了盈余，那搜出来的银两，又都认为是自己的了。

周亭兰也不再翻旧账。只是笑着说：账面上都记着呢。

周亭兰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显得从容不迫。此时此刻，她的目光有了一种很坚定的东西。她手牵着儿子，郑重地对三位姑娘说：那搜出来的银两，又都认为是自己的了。

周亭兰说：怎么了？二奶奶说：咋，嫌我们待他不好？你问问他……

周亭兰说：不是。我跟人说话了，想让他学学算盘。

四奶奶说：咋，嫌我们待他不好？你问问他……

周亭兰说：不是。我跟人说话了，想让他学学算盘。

四奶奶说：咋，嫌我们待他不好？你问问他……

周亭兰说：不是。我跟人说话了，想让他学学算盘。

店铺一层是五开间的门脸，一拉溜的八仙方桌，这是客官们吃饭的地方；二楼是住宿的地方，有收拾齐整的客房。能来这里住店的大多是一些押道的官员和贩粮的商人。后边的院落，既能停放车马货物，也可让脚力们歇息。

院子两旁是车棚和马厩，后边有一孔一孔的窑洞。窑洞冬暖夏凉，那是大统铺。炕上铺着厚厚的麦草，这是给脚力们预备的。脚力分两种，一种是走河的行夫，一种是推车的脚夫。

在河洛镇，康家店的，也不光是做粮食生意的。因为这里有一道名菜是别处没有的，这就是“霜糖豆腐”。

这道名菜，是周亭兰从娘家借来的。

康家自周亭兰接手后，就用凑来的钱开了这么家店铺。虽然正对着仓署衙门，但店铺初开张时，生意并算不太好。仓署收粮是季节性的，一阵儿一阵儿的，有时生意好些，有时生意淡些，很愁人。本儿已扎下了，周亭兰盼着生意尽快好起来，日日红火。